

从《国语》看先秦否定副词“弗”的用法

王 亭,曲美燕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山东 烟台 264199)

【摘要】否定副词是汉语中一个比较复杂而又争议颇多的一类词。关于先秦汉语否定副词的研究一直是汉语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并未间断过。本文以《国语》一书的否定副词“弗”为研究对象,进行专书专词的研究,以期对汉语史探索语法规律的发展流变提供特定时代可供参考的数据,更希望能对帮助澄清诸如否定副词“不”、“弗”等的分歧问题有所裨益。

【关键词】语法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功能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2)04-0011-03

《国语》共出现“弗”94次。其中有3例“弗”用于人名“弗忌”,不是否定副词,应排除。另有3例“弗”出自“弗躬弗亲,庶民弗信。”为《国语》引用的《诗经》中的原话,不属于《国语》本身用词,也应排除。除去以上6例,《国语》中否定副词“弗”实有88例。下面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否定副词“弗”在《国语》中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弗”的语法功能

“弗”作为否定副词,它的修饰功能比较单一。其主要功能就是用来修饰动词,表示对动作行为的否定。《国语》中88例“弗”全部用来修饰动词,这一点与“不”不同。下面我们就主要来分析一下“弗”修饰动词的情况和“弗”字动词谓语句。

(一) “弗”修饰的动词

“弗”所修饰的动词不仅数量有限,而且非常集中。全书88例“弗+动”结构中,有16例“弗”与动词“听”组合成“弗听”。另有“弗若”6例,“弗及”5例,“弗杀”4例,“弗许”4例,“弗予”4例,“弗应”3例,“弗受”3例,“弗为”2例,“弗福”2例。可见,“弗”与某些动词结合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李佐丰先生认为“弗”有两个特点。一是“‘弗’是个使用面较窄的副词,它常修饰行为动词,并最常修饰表示施受双方在近距离内活动的行为动词,其后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听(57)、许(39)、受(36),其次是:克(战胜)(20)、从(19)、与(给予)(18)、为(15)、及(12),以上共216例,占‘弗’出现总数的40%。”^[1]从《国语》中“弗+动”的组合,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结论当属可信。但是,为什么“弗”字做状语时,后边的行为动词通常具有“施受双方近距离内活动”这一特点,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二) “弗”字动词谓语句

“弗”全部用在动词谓语句中,共88例。如:

(1)大臣享其禄,弗谏而阿之,亦必及焉。(周语

上)

关于这一点,瑞士著名汉学家高思曼(Robert H. Gassmann)说:“‘不’可以不加选择地用于否定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弗’与之相反,绝大多数‘弗’否定句好象都只能解释为及物动词句,这一点也适用于那些既可为不及物也可为及物的两可动词‘去’、‘来’等。”^[2]

1. “弗”字动词谓语句的句式

《国语》中“弗”字动词谓语句的句式比较单一,其基本结构为“(主)+弗+及物动词+(宾)”。约87%的“弗”都用在这种句式中,共76例。如:

(2)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佐,臣弗若也。(晋语四)

其它13%的“弗”字动词谓语句(12例)主要用在以下6种句式中:

弗+不及物动词,如:

(3)王弗应,田于巩,使公卿皆从,将杀单子,未克而崩。(周语下)

弗+动(宾)+而+动宾,如:

(4)大臣享其禄,弗谏而阿之,亦必及焉。(周语上)

弗+介(宾)+动,如:

(5)平丘之会,晋昭公使叔向辞昭公,弗与盟。(鲁语下)

动宾+而+弗+动(宾),如:

(6)有子而弗胜,不可谓威。(晋语一)

动(宾)+弗+动(宾),如:

(7)寡人有众,能合之弗能离也。(晋语三)

弗+使令动词+(兼语)+动,如:

(8)吴国为不道,求残我社稷宗庙,以为平原,弗使血食。(越语上)

2. “弗”字动词谓语句的主语

“弗”字动词谓语句中明确出现主语的句子有

收稿日期:2012-10-16

作者简介:王 亭(1979-)男,山东威海人,讲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语法学研究

43例。另有10例“弗”句(单句或充当复句的分句),主语承前省略,但从全句可以看出其主语所在。如:

(9)大臣享其禄,弗谏而阿之,亦必及焉。(周语上)

例9的主语为“大臣”。

至于“弗”对主语有没有标识身份的作用,我们将在后面的内容专门论述。

3.“弗”字动词谓语句的宾语

“弗”字动词谓语句以不出现宾语为常,出现宾语的共有3例,约占总数的3%。如:

(10)虢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余,无损于怨而

书名	孟子	老子	韩非子	尚书	礼记	左传	吕氏春秋
“弗+动+宾”次数	1	0	6	39	14	5	9
“弗”出现次数	39	20	82	103	188	370	122
“弗+动+宾”占“弗”句的比例	3%	0	7%	38%	7%	1%	7%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位先生的说法未免显得过于绝对。虽然除《尚书》以外,其它文献中“弗”字动词谓语句中出现宾语的现象只占了很小的比例,但比例小不等于没有。李佐丰先生说:“‘弗’给动词做状语时,动词的后边通常不带宾语”。^[1]这一说法当属可取,《国语》中3%的比例也正说明了这一说法的合理性。

至于《尚书》中的反常现象,那是对甲骨文时期“弗”字用法的继承。甲骨文时期“弗”与“不”的功能区分尚处于混沌状态,“弗”字动词谓语句出现宾语是正常现象。《尚书》以后,“弗”的部分功能开始萎缩,由“不”取而代之。《尚书》以后的先秦典籍中,弗“字动词谓语句极少出现宾语已是为大多数语法著作和语法学家所公认的事实。

4.“弗”句所在的语境

第一,“弗”句全部的“弗+动”结构都出现在后续句中。

《国语》中全部的“弗”句,无论有无主语,都用在复句或语段中作后续句,充当表结果的分句或句子。如:

(11)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周语上)

第二,少数“弗”句,虽用作复句的首分句,表示假设或条件,但在整个大的复句或语段中仍为后续句。如:

(12)冀芮曰:“郑之使薄而报厚,其言我于秦也,必使诱我。弗杀,必作难。(晋语三)

第三,还有少数“弗+动”结构出现在连谓式中,或处于第一谓词,或处于第二谓词,仍属于后续结构。如:

厚于寇,不若勿予。”(晋语三)

丁声树先生在他的著名论文《释否定副词“弗”、“不”》中说:“‘弗’字只用在省去宾语的外动词之上,内动词及带有宾语的外动词之上只用‘不’字,不用‘弗’字”。^[2]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也说:“就多数上古史料看来,特别是多数的先秦史料看来,‘弗’和‘勿’后面的动词不带宾语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为了验证两位先生的说法,我们再来看看先秦其它传世文献中“弗+及物动词+宾语”的出现情况:(如下表)

(13)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许而弗予,失吾信也。(晋语九)

即使“弗+动”处于连谓式的第一谓词的位置,但在整个语段中仍是后续句。如:

(14)大臣享其禄,弗谏而阿之,亦必及焉。(周语上)

二 “弗”的语义功能

“弗”字句大多出现在客观叙述事情过程的复句或语段中作后续分句,表示对动作行为的否定。可译为“不”、“没”。如:

(15)对曰:“苟可以携,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弗听,遂伐驷戎,克之。(晋语一)

“弗”用于复句中作表假设或条件的分句。含“如果不(没)”之意。如:

(16)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谁敢兴之?(晋语一)

三 “弗”的语用功能

(一)“弗”具有标识主语身份的功能

何乐士先生在《〈左传〉否定副词“不”与“弗”的比较》一文中指出:“‘弗’句的主语多为在上者,‘不’句主语包含各种对象”,又说“所谓‘在上者’包括天子、国君、一国之重臣,或家族的首领、为父者……等;所谓‘受社会尊重者’包括圣人、君子、鬼神、民、国人……等”,“‘所谓在下者’是指臣对君、子对父或劝君者对君……而言。”何先生通过对《左传》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弗’在句中兼有表主语身份的作用,看来,‘弗’对主语有一定的选择性。”,我们不妨按照何先生对“弗”句主语身份的定义,也来对《国语》进行考察。《国语》中带主语的“弗”句有53例,主语为在上者、受社会尊重者,共33例,约占62%;主语为在下者和其它共20例,约占38%。与《左传》中的在上者75%,在下者和其它25%相比,比

例有不小的差距。假若我们只统计《国语》中明确出现主语的“弗”句,不把主语承前省略的“弗”句计算在内,那么《国语》中共有43例“弗”句有主语。其中,主语在上、受社会尊重者31例,占72%;主语在下者和其它12例,占28%。与何先生在《左传》中统计的比例基本相当。举例如下:

“在上者”,如:

(17)富辰曰:“昔吾骤谏王,王弗从,以及此难……”(周语中)

“受社会尊重者”,如:

(18)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鲁语上)

“在下者”及其它,如:

(19)王召士季,曰:“子弗闻乎,禘郊之事,则有全烝。”(周语中)

(20)怀弗听,曰:“吾思父,不能顾矣。”(楚语下)

“弗”对主语有没有选择,它是否能标识主语的身份,这一问题由瑞士汉学家高思曼(Robert Gassmann)提出,他说:“我发现‘弗’的上下文从句型上分析具有以下特色:X(指主语)和Y(指宾语)很少是平等的阶层(X通常是君主或主事者,Y通常是部长或一般官员)。”^[2]

高思曼是从大体而言,没有进行精确的数据统计。何乐士是根据《左传》的统计而得出的结论。鉴于我们对《国语》两种统计方法所带来的数字差异,我们有理由怀疑何先生只统计了《左传》中明确出现主语的“弗”句,对承前省略主语的“弗”句没有统计在内。否则,数据会有差异。主语承前省略是古代汉语的常见现象,忽视这些句子,会给统计数字的可信度带来很大的影响。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认为何先生提出的结论是可信的。因为,无论用哪一种统计方法,对《左传》中“弗”句主语为“在上者”高达75%的比例,都不会打太大的折扣,至少应该不会低于《国语》中的62%的比例。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李佐丰.古代汉语语法学[M].商务印书馆,2004:199.

[2] 高思曼.否定词“弗”的句法[J].古汉语研究.1993,4.

[3] 丁声树.释否定词“弗”、“不”[A].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文集[C].1936.

[4] 何乐士.《左传》否定副词“不”与“弗”的比较[A].第一届国际先秦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集[C].岳麓书社,1994:52.

况且何先生还说:“《诗经》、《尚书》亦有反映,在先秦其它古籍中约有50%-60%的‘弗’保持这种用法,《史记》有主语‘弗’一百多个,其中七十余例有此特点。二十五史中的‘弗’大致也有这个特点”。^[4]虽然,要把这一规律推而广之,还需要对那一时期的其它典籍做出更广泛系统的研究,拿出更精确的数字。但以上的几本典籍代表了先秦和稍后时期的语言状貌,以这几本典籍为论据,其说服力还是不小的。

(二)“弗”具有通过上下文或其它形式特征表示对当事人主观意愿强调的功能

通过上下文来体现对当事人主观意愿的强调,如:

(21)“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污也,其竭也无日矣。若民离而财匮,灾至而备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于灾备也,其所怠弃者多矣,而又夺之资,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图之!”王弗听,卒铸大钱。(周语下)

(22)“今王既变鯨、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罢民于姑苏。天夺吾食,都鄙荐饥。今王将很天而伐齐。夫吴民离矣,体有所倾,譬如群兽然,一个负矢,将百群皆奔,王其无方收也。越人必来袭我,王虽悔之,其犹有及乎?”王弗听。(吴语)

例21、例22,从进谏者的强烈进谏中,反衬出当事者(王)强烈的主观意愿。即,大臣们淡淡的进谏得到的是(王)淡淡的反对;大臣们强烈的进谏得到的是(王)强烈的反对。

通过修饰语来体现对当事人主观意愿的强调,如:

(23)富辰曰:“昔吾骤谏王,王弗从,以及此难。若我不出,王其以我为愆乎!”(周语中)

例23是通过“骤谏”这种表示“多次的、频繁的”字眼来体现当事者强烈的主观意愿,反衬出当事者(王)的坚决态度。

View on the Use of the Negative Adverb "Fu" in Pre-Qin Dynasty from the "National Language"

WANG Ting, QU Mei-yan

(Shandong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Yantai, Shandong 264199)

On the Regression of Zhang Han

HU Xiao-you

(College of Arts, Xihua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9)

Abstract:For Zhang Han, general awareness stays in his yearning for hermitage. In fact, Zhang Han's hermitage is not a simple choice, but in the results under the joint effect of a series of factors, which relate to the special background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Zhang's family political encounter and career prospects, family literary and cultural specificity, Wu Jun geographic factors and so on. Zhang Han's regression selection was filled with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y and the tragedy of the times, but the pursuit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existence value and richness of emotion after his hermitage were in fact more worthy of the later generations' attention.

Key words: Zhang Han's Hermitage; Multiple Factors; Famil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ositive Significance and Richness;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13页)

Abstract:Negative adverb is a kind of word which is relatively complex and controversy in the Chinese word. The study on the pre-Qin Chinese negative adverbs has been a hot research topic in Chinese history and has never stopped.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negative adverb "Fu" of Mandarin and the special books and word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data in specific times for exploring the syntax regular development rheological, and hoping to be able to help clarify such as negative adverbs "no", "fu".

Key words: Grammatical Function; Semantic Function; Pragmatic Funct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